









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共焉地有泰岳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



之愈過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  
病迷者晤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  
學者親承師訓向也歧望聖賢若干萬里之隔今乃  
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  
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由此出  
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  
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  
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過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  
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爨識先生於行都親博  
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急之  
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  
策之言字字切己與先生之歿餘二十年遺言炳炳  
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  
行矣尚多缺畧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衷而益之合三  
十二卷今爲刊于倉司流布寢廣書滿天下而精神  
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  
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與先生諱九淵字子靜  
撫州金谿人也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爲象山  
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謹書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家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爲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爲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簡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卽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叙如右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右象山文安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先生行狀附焉杰聞建安狀元陳公子孫喜與人同其善敬送上件文集請用刊行以與世之志學志道之士共之仍以二賢謚議次于目錄之後杰末學小子竊



以謂二議一以為學得孟氏一以為學非伊洛此真  
得先生之心至論也二賢可謂知人矣覆議末章伊  
川之言與孔孟不類謂有子之言支離謂太極之上  
不復更有無極未悉其用意何如然其至論在此嘉  
定庚辰秋九月盱水吳杰謹識

象山先生謚議

嘉定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聖旨特賜謚

宣教郎太常博士孔焯撰

議曰學道以聖賢為師聖賢遺書萬世標的也孟軻氏有  
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  
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  
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學  
而未至於安難與議聖賢之闡域矣傳記所載不曰安而  
行安則久恭而安皆取諸此也自軻既沒遠今千有五十餘  
年學者狗口耳之末昧性天之真凡軻之所以語來世者



卒付於空言有能專信其書修明其學友求諸已私淑諸人如監丞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歟公生而穎悟器識絕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立不苟隨聲趨和唯孟軻氏書是宗是信蓋謂此心之良人所均有天所予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莫能奪信能知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嚮既定明善充類以求之強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遠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渙然釋怡然順真有見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內事所謂操存求得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也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即其成已用以成物一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舍以容公槩獲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論說爽邁聽之者如指迷塗如出荆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繇其推是學以爲文則辭達而不事乎雕鐫理勝而無用乎繚繞無意於文而文自爾工施是學於有政則視吾民如子弟遇僚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教當時元臣



碩輔或薦進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郡善政  
可驗躬行夫理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  
養可知矣使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言立明道俾  
獲盡宣其用則以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既哉謹按謚法  
敏而好古曰文貌肅辭定曰安公天稟純明學無疑滯服  
膺先哲發揮憲言非敏而好古乎抗志弘毅師道尊嚴記  
父傳志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乎謚曰文安於義爲稱謹  
議

覆議

朝請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丁端祖撰

議曰儒學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者也夫六經  
厄於秦而士以權謀相傾漢向申韓晉尚莊老唐惟辭章  
是誇先王之遺陵通甚矣至本朝伊洛諸公未出之時  
易之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書之皇極詩之二南記禮  
中庸大學之旨春秋尊王之義皆未有能發明其指歸者  
也自濂溪明道伊川義理之學爲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  
說致知格物之要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太  
原始暴白於天下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庵朱氏東萊呂  
氏續濂溪明道伊川幾絕之緒而振起之六經之遺晦而  
復明是三君子奉常旣已命謚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艸  
角時聞誦伊川語嘗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



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予之言支離及長而與朋友講學  
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其它特  
立之見超絕之論不一而足要皆本於自得天分既高學  
力亦到蓋自三四歲時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真所  
謂少成若天性惜乎不能盡以所學見之事業立朝僅承  
匠監旋即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荆門小壘而已世固有  
能言而不能行內若明了而外實迂濶不中事情者公言  
行相符表裏一致其吐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見至於  
臨政處事平易而不迂許審而不躁當乎人情而一循乎  
至理而無一毫蹈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真千百  
人一人而已奉常謚以文安誠未為過博士議是謹議



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予之言支離及長而與朋友講學  
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其它特  
立之見超絕之論不一而足要皆本於自得天分既高學  
力亦到蓋自三四歲時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真所  
謂少成若天性惜乎不能盡以所學見之事業立朝僅承  
匠監旋即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荆門小壘而已世固有  
能言而不能行內若明了而外實迂濶不中事情者公言  
行相符表裏一致其吐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見至於  
臨政處事平易而不迂許審而不躁當乎人情而一循乎  
至理而無一毫蹈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真千百  
人一人而已奉常謚以文安誠未為過博士議是謹議



象山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與邵叔誼

與曾宅之

與胡季隨 二首

與趙監 二首

與鄧文範 二首

與姪孫濬

與李省幹 二首

卷之二

書

與王順伯 二首

與趙然道 四首



與陶贊仲二首

與吳顯仲二首

與李宰

卷之三

書

與童伯虞

與劉深甫

與張輔之 三首

與曹挺之

與曹立之 二首

與黃日新

與黃元吉

與喬得上

與諸葛受之

卷之四

書

與李德遠

得解見提舉

得解見權郡

得解見通判

與諸葛誠之 三首

與王得修

與劉淳叟 二首

與趙宰

與胡達材

與潘文叔

與彭世昌

與曾敬之

與符舜功 二首

與符復仲

與周廉夫

卷之五



書

與呂伯恭

與呂子約

與戴少望

與舒西美

與高應朝

與楊敬仲

與項平甫

與舒元賓

與徐子誼 二首

與趙子直

與辛幼安

卷之六

書

與傅全美 二首

與傅子淵 三首

與傅聖謨 二首

與包詳道

與包顯道 二首

與包敏道 二首

與吳伯顏

與吳仲時

與吳叔有

卷之七

書

與幻熙載

與彭子壽

與邵中孚

與顏子堅

與張季忠

與胥必先

與朱元晦

與吳仲良



與詹子南二首

與陳倅二首

與包顯道四首

與周元忠

與蘇宰

與程帥

卷之八

書

與張春卿

與宋漕

與陳教授二首

與趙推

與蘇宰三首

卷之九

書

與王謙仲二首

與錢伯同二首

與楊守三首

與黃監

與林叔虎

與陳君舉

卷之十

書

與李成之二首

與應仲實

與張季海二首

與張元鼎

與黃康年

與胡無相

與朱益叔

與路彥彬

與涂任伯

與董元錫



與倪濟甫

與黃彥文

與劉志甫

與邵叔誼

與江德功

與曾宅之

與周元忠

與詹子南 二首

與吳顯仲

卷之十一

書

與朱濟道 三首

與吳子嗣

與傅季魯

與陳宰 二首

與李宰

與邵景昭

與王應伯 二首

與九延之

與曹宅之

卷之十二

書

與朱元晦 四首

與趙詠道 四首

與陳正己 二首

與張誠子

與張輔之

與饒壽翁 七首

與倪九成

與張季悅 二首

與劉伯協

與黃循中 二首

卷之十三



書

與郭邦逸

與李信仲

與朱子淵 三首

與羅春伯

與馮傳之

與郭邦瑞

與潘文叔

與薛象先

與鄭溥之

與朱元晦 二首

卷之十四

書

與包詳道

與嚴泰伯 三首

與羅章夫

與傅齊賢

與蔡公辨

與高應朝

與包敏道 三首

與傅子淵

與廖幼卿

與胥必先

與張德清

與姪公濬

卷之十五

書

與孫季和

與傅克明

與羅春伯

與朱子淵

與唐司法

與章茂獻

與薛象先 二首

與劉世涓



與吳斗南

卷之十六

書

與章德茂五首

與張元善二首

卷之十七

書

與張監

與豐叔賈

與鄧文範

與致政兄

與張伯言

與仙清

與沈宰

卷之十八

表奏

刪定官輪對劄子

荆門到任謝表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卷之十九

記

敬齋記

宜章縣學記

荆公祠堂記

經德堂記

貴溪重修縣學記

武陵縣學記

本齋記

臨川簿廳壁記



卷之二十

序贈

送毛元善序

送宜黃何刷序

送彭子壽序

送楊通老

贈吳叔有

贈俞文學

贈二趙

贈僧允懷二首

贈曾友文

贈汪堅老

贈丁潤父

贈黃舜咨

贈汪彥常

贈陳晉卿

示象山學者

贈金谿砌街者

贈湯謨舉

贈陸唐卿

贈疎山益侍者

贈劉季蒙

題新興寺壁

題翠雲寺壁

朱氏子更名字說

二張名字說

矯格齋說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祚德廟始末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卷之二十一

雜著

易記四

易數 為張叔權書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學說

孟子說

卷之二十二

雜著

史評二首

雜說

卷之二十三

雜著

白鹿書院論語講義

大學春秋講義

荆門軍皇極講義

卷之二十四

雜著

策問十六首

卷之二十五

詩

少時作

聞鷺

鷺六言

晚春出箭溪二首

子規六言

鷓

贈化主

疎山道中

鷺湖和教授兄韻

挽石子童

挽張正應

和黃司業喜雪



遊湖分韻得西字 和楊廷秀送行  
送德麟監院歸天童和楊廷秀韻二首  
送勾煥載赴浙西監

題慧照寺

贈畫梅王文顯

簡朱幹叔諸友

書劉定夫詩軸

玉芝歌

卷之二十六

文

祭呂伯恭文

代致政蔡鍾穎之文

代教授祭神文

石灣祈雨文

謝雨文

荆門祈雨文

望壇謝雨文

東山禱雨文

東山刑鶴禱雨文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

卷之二十七

行狀

教授陸公行狀

宋故吳公行狀

卷之二十八

黃氏墓誌銘

張公墓誌銘

陸公墓誌銘

黃公墓誌銘

黃夫人墓誌銘

楊承奉墓碣



葛致政墓誌銘  
陸修職墓表

吳伯顯墓誌銘

外集

卷之一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  
德博而化解試

黃裳元吉黃離元吉

使民宜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

知來知以藏往省試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者出  
庶物萬國咸寧

卷之二

程文

孝文大功數十論解試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省試

智者術之原論

房杜謀斷如何論

劉晏知取予論



政之寬猛孰先論  
常勝之道曰柔

卷之三

程文

制科解詁

料敵解詁

賑濟解詁

唐取民制兵建官省詁

德仁功科省詁

漢文武之治省詁

卷之四

程文

好學近乎智

學問求放心

主忠信

母友不如己者

人不可以無耻

思則得之

里仁為美

則以學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致乃不迷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養心莫善於寡欲

取二三策而已矣

保民而王

續書何如於漢

策問對

文安謚議

覆謚

行狀

語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象

先生文集目錄終

象山目錄

十三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書

與邵叔誼



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說斷命以祛俗惑至今歎服不能弭忘笑談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為勿怠勿畫益著益察曰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



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偽之辨也。豈惟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偽舉將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齋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踈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為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夫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見謂為魯曾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

又安敢望顏子哉。魯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惟曾子哉。君子之遺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罝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為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已私安有不可克者。顏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營惑。往聖話言徒為藩飾而為機變之



巧者又復魑魅虺蜴其間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今謂之  
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馮空言傳著意見增  
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狃恣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  
言自以為是沒世不復此其為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  
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  
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  
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  
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  
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  
物理之變何可曉 耶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  
之不能審於八音變之不能詳於五禮可以理揆夫子之  
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  
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  
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  
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  
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前  
藥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厭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  
謬哉

與曾宅之

曩蒙訪逮切磋未究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別有來



歲相過之約日望書劔至止竟墮渺茫何邪某自去年春尾在山間聞猶子樵之之計以歸內外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泉石頗多適值瀑流方壯噴玉湧雪處處爭奇經年之別不容不遍撫勞之旁郡朋友往往輳集應酬殊不少暇頗復勞動既而霖霖不解遂以感疾山間不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遇盛价致書越數日抵家病又增劇比日少甦始得發視氣力倦憊又未能作復稽留盛价惶恐示諭與章大博問荅其義甚正其前述某之說又自援據反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

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語言為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己意聽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講習稽考差有據依若據此為辨則有案底不至大訛舛也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心某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入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



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  
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為客主客倒置迷而  
不反感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  
勤學之士反為之迷惑自為支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  
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  
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  
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  
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  
以為易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

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  
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  
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  
遺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  
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為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  
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  
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  
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



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  
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  
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  
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  
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  
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  
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理也宜辭而  
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  
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  
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  
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  
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  
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  
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  
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  
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  
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辯說揣量  
摸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



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  
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  
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歿其傳顧  
在曾子蓋可見矣况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  
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  
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  
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其正猶易為力也來書蕩而  
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  
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  
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為無所歸邪足下之不智亦甚矣

今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荆棘如在泥塗如在圜  
圜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己不類反疑  
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  
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  
今拘攣舊習不肯棄舍乃狃其狹而懼於廣狃其邪而懼  
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為智乎夫子曰女為君子儒  
無為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  
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  
子猶以為門人之戒又况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  
友能棄去繆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於內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  
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  
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  
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為侮聖言矣今終  
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  
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  
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書言日嚴  
祇敬六德又言文王之敬思又曰罔不克敬典詩言敬天  
之命又言敬之敬之又言聖敬日躋論語言敬事而信又  
言修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

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  
後言其肯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  
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為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  
其不能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真也又如脫灑二字亦  
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  
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若只管從脫  
灑等處思之終不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心足下不  
幸受蔽於謬妄之習今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  
白不應安安而居遲遲而來病倦不能彙括文辭使之簡  
約信乎直書大槩幸三復而頓棄其舊則當知聖賢之言



真不我欺也

與胡季隨

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庵書深服邁往丙午之夏吾  
山解舍相從越月以識面為喜以歎為幸然區區之懷終  
不能乎集達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  
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  
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履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  
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轅愈驚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  
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沒身  
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來書所舉某與元晦論太極書  
辭皆至理誠言左右能撤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  
之為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遽撰以為驗稽以為決哉

二

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來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  
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多恠同志  
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歎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  
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傳項黃三士人品固  
自不同其為學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雖子荆亦不  
能無離索之患元吉今在此雖稍若知過要未特達學者  
之難得所從來久矣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



蒙蔽蒙蔽之未撤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屢歎氣質之美固絕人遠甚子貢非能知顏子者然亦自知非傳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歎當在問仁之前為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為己私也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為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己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遊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歿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屯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已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馮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



憂耳况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達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  
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  
亦大矣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蓋其英  
爽足以有所精別異乎陳子禽叔孫武叔之流耳若責之  
以大智望之以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請事斯語之後  
真知聖人矣曾子雖未及顏子若其真知聖人則與顏子  
同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  
輕言也何時合併以究此理

與趙監

堯論新工尤慰勤企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遯在天曰陰陽  
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  
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  
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  
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  
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  
矣徇物欲者旣馳而不知止徇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  
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  
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矣  
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爲得哉鄧丞



於此深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二

社倉事自元晦建請幾年于此矣有司不復掛之牆壁遠方至無知者某在勅局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歎者累日遂編入廣賑恤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其間瑣細敢不自竭需公移之至續得布粟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向嘗以智愚賢不肖過不及之說布復想洞然無疑於此矣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無識知之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則作好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者智者有所未免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深欲一至函丈而冗擾未能輒此薦其區區尊意以為如何幸有以教之

與鄧文範

昨晚得倉臺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殆似寬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邪初信欲歸此意極佳但能不忘此意更使深厚則雖不歸猶歸也古人學如不及尊德樂道親師求友之心不啻飢渴豈虛也哉



是必務實之士真知不足者然後能如此也此與自任私智好勝爭強竊近似以為外飾者天淵不侔燕越異鄉察之不可不精辨之不可不明於此不精明便是不識路頭終汨沒於形似而無所至止綿蠻黃鳥止于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不知止而謂其能慮能得吾不信也人不自知其為私意私說而反致疑於知學之士者亦其勢然也人誠知止即有定論靜安慮得乃必然之勢非可強致之也此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之所由辨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之所由分而曾子子夏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動心所以埒而馳者也書曰欽厥止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又曰安汝止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哉汝初信問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吾門矣聞私試一中亦為之喜試中試不中有校定無校定本不足深計所以喜者得失之心未去未釋然耳此心猶未釋然則所謂棄舊者特棄其末未棄其本也宜其謂之稍棄此乃害心之本非本心也是所以蔽其本心者已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污潔雖不同其為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然蔽溺在污下者往往易解而患其安焉而不求



解自暴自棄者是也蔽溺在高潔者大抵自是而難解諸子百家是也今倉臺雖未免有高潔之蔽然不自是當不難解矣復書已啓其端幸即求見而究其說萬一尚且遲回春晚當為一行也

二

道喪之久異端邪說充塞天下自非上知誰能不惑人之難得亦其理然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其扞格支離只得精求方畧庶幾或悟耳

與姪孫濬

夏末得汝陳官人到後信胸襟頓別辭理明暢甚為喜慰

乃知汝質性本不昏滯獨以不親講益故為俗見俗說牽制埋沒耳其後二三信雖是倉卒終覺不如初信豈非困於獨學無朋友之助而然得失之心未去則不得得失之心去則得之時文之說未破則不得時文之說破則得之不惟可使汝日進於學而無魔祟因是亦可以解流俗之深惑也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吾祠祿既滿無以為糧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益偉第諸生中有力者寡為此亦良不易未能多供人耳今夏更去迭來常不下百人若一時俱來亦未有著處貴溪宰甚有政聲邑人以為久無此人其致禮於山間甚厚屢欲



躬至問道而未果夏未有復其一書錄往汝觀之非虛辭也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隨其志哉慟哭於顏淵之亡喟歎於曾點之志此豈枯於菴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孔氏之轡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耜植杖之流刺譏玩侮見於論語者如此耳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陵藉侵侮豈遽止是哉宋衛陳蔡之間伐木絕糧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爲之衰止文不在茲期月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下舍我其誰乎至所以祛尹士充虞之惑者其自述至詳且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苟揚王韓獨著專場蓋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然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



未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聞見之支離窮  
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  
竊博會蠹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方今熟  
爛敗壞如齊威秦皇之尸誠有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強  
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此有立然後能克己復禮遜志  
時敏真地中有山謙也不然則凡為謙遜者亦徒為假竊  
緣飾而其實崇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沈吟堅忍以師心  
婉變夸毗以媚世朝四暮三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為此  
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  
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為可惜  
耳凡今所以為汝言者為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  
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與李省幹

某試吏于此頗益自信此學之不可須臾離也有朋自遠  
方來乃所大願承有意相與切磋乎此故延跂俟之平甫  
舊相從恨其端緒未明未知所以用力今此又交一臂而  
去每為平甫不滿此學之不明千有五百餘年矣異端充  
塞聖經榛蕪質美志篤者尤為可惜何時共講以快此懷  
未相見間儻有所疑以片紙寓諸郵筒可也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為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麟遊鳳翥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溢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臯陶矢謨其間曰朕言惠可底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于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為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嫡孫



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  
平日夫子爲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  
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而  
堂堂乎子張子游猶以爲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足  
以耀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所可以擬至其傳道授業不  
繆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位况游夏乎故曰曾  
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外此則不可以  
言道居今之時而尚友方冊取友當世亦已難矣足下求  
友之意切矣顧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副足下所期否乎  
鄙文數篇錄往幸熟復而審思之毋徒徇其名而不察其  
實乃所願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  
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正不必以世俗  
相期也



家山文集卷之十一

十一





